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講義卷一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錄舉人臣楊炤

經部三

毛詩講義　詩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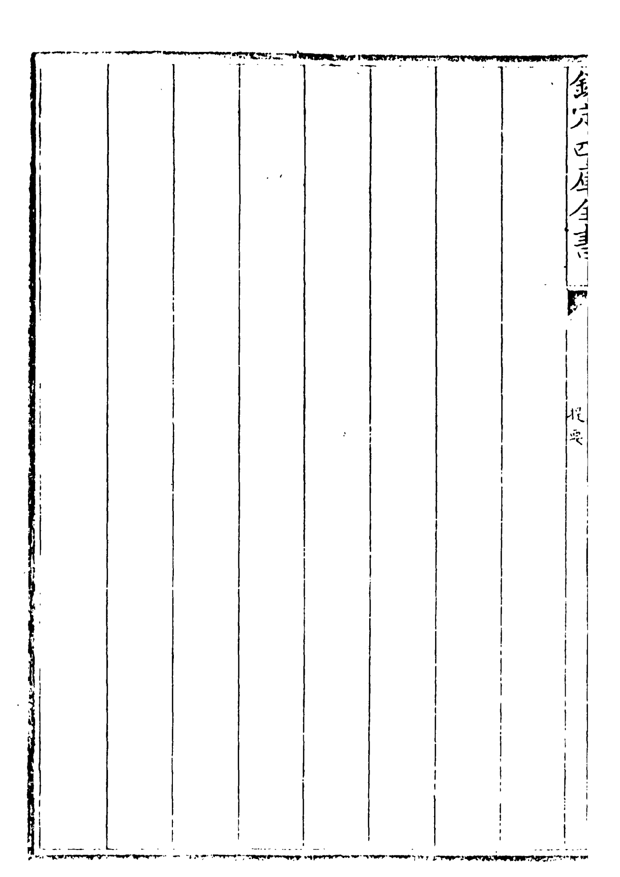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毛詩講義十二卷宋林岊撰岊字仲山古田人紹熙元年特奏名嘉定間嘗守全州宋史不為立傳而福建通志稱具在郡九年頗多惠政重建清湘書院與諸生講學勉敦實行郡人祀之柳宗元廟則亦循吏也

是編皆其講論毛詩之語觀其體例蓋在郡
時所講授而門人録之成帙者大都取毛鄭
而折衷其異同雖範圍不出古人然融會貫
通要無枝言曲說之病當光寧之際廢序之
說方盛呂獨力闡古義以詔後生亦可謂篤
信謹守者矣宋史藝文志馬端臨經籍考及
文淵閣書目載此書皆作五卷自明初以來
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以為已佚今從

永樂大典各韻所載次第彙輯用存其槩永樂大典所原佚者則亦闕焉因篇帙稍緐謹釐為一十二卷不復如其舊目云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毛詩講義卷一

宋 林岊 撰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關關和聲也窈窕貞靜幽閑也雎鳩鶥鶚之類摯而

有別之禽也其在河水中洲關關然和鳴以比貞靜幽閒之淑女有別而且和樂也如此淑女信可為王者之好逑匹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謂和而率下也祭亦多品荇其最微舉小見大后妃率三夫人九嬪共菹參差之荇左右助求之可見備物備官人皆愛助之詩人蓋思如此之人居如此之職也故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寐寢也寤覺也求之不得則寤寐而思服服亦思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言寢覺而不

安意有所向也所謂哀窈窕思賢才也參差荇菜左

右采之者亦思有如此之人居如此之職也故曰窈

窕淑女琴瑟友之謂后妃之賢宜以琴瑟之和聲親

友之也采取也芼擇而調和之也后妃之賢又宜以

鐘鼓之盛樂而樂之也所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也

此篇毛氏小序傅用數則字發明風人之義極分曉

不以為文王太姒最有意至鄭氏則所箋差矣大抵

此篇所言后妃之德惟窈窕淑女四字夫貞靜幽閒

者内心也窈窕者德容也所謂邪僻怠惰不接於耳目不設於身體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古者后妃以此陰教教其六宫而助天子之陽德非德盛感深其何以當此職位也此所以為風之始而風天下正夫婦也别而和婦人之大德古傳設樂待賢得之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

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葛之覃兮至服之無斁者此篇皆賦亦興也蠶之所織爲絲而錦綺生焉麻之所緝爲布而升數不齊焉女功勤矣美矣風人立義不取乎此獨取葛言之葛者古人御暑之服女工之最精細且艱難者意謂富貴之人不知女工如此精細如此艱難服之于身未必貴重而易生厭斁朝更暮改百傜從生皆自厭斁之心始故丁寧之若曰彼葛之纍蔓延中谷葛生之

春鳥鳴之朝從其萋萋至于莫莫勤乎女工者候其成熟刈而濩之乃以為絺乃以為綌其細且難不知涉歷幾多工夫然後成此絺綌也為后妃者其當服之無斁矣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曷澣曷否歸寧父母者謂古者婦人居有圖史行有環珮在家有姆訓之浴既嫁有保傅之習皆師氏也后妃將歸其家不輕舉動拳拳節儉告師氏以將歸取衣裳而澣濯私者濯之深而曰污衣者濯之略而

曰澣又曰何者宜澣乎何者不必濯乎推是心也信可以歸安父母矣父母之心欲其子之富貴知禮長享安榮豈欲其忘本恃末將為亡國敗家之事哉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首篇皆興也卷耳蒼耳也或備祭祀酒漿之用古之

賢淑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因卷耳而有感語其君子其辭若曰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則采之為難得矣嗟我君子懷思賢人寘之列位其亦每每念賢之難得如此乎二章又因罍觥而有感語其君子其辭若曰宮室之美堂皇之安尊俎之陳飲食之豐其亦有念臣下之勤勞奔走王事跋履山川而將何以勞勉之乎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者體臣下之意爾臣勞矣我姑酌彼金罍之酒庶其因是

維以不永懷念其辛勤乎髙岡一章同意末章又言臣下之極其辛勤僕馬俱病而𫗦罍未足勞之與之同其吁嗟念之深也房中樂歌大抵寫出后妃賢淑美意自後世私謁險詖者言之不求富貴其外家則將引進其纖佞害賢蠹國皆自言辭媚熟之日始淑女不然一飲一食之間恐其忘君之疾與賢之難得與人之勞苦其君子聞之豈尚溺于宴安而不知思體羣臣乎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比也木下曲曰樛南者取陽方木盛之地風人立義謂南有樛曲之木垂故葛藟得以纍而蔓之荒奄而縈施之如后妃以恩禮逮其衆妾而衆妾得盡其附事之意也后妃無嫉妒之心衆妾有和諧之義若是則家齊内理多男之慶御邦之道莫不由此樂只君

予福履綏安之矣將大而成就之矣樂只喜悅之深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也詵詵薨薨衆多也揖揖會聚也振振信厚也繩繩戒謹蟄蟄和集也此依毛注謂其多且賢也一曰振振振動繩繩繼續蟄蟄聚積皆謂其多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

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比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蕡實貌蓁蓁至盛也之子嫁子也于往也家室猶室家也嫁而宜家則一家之人亦盡以為宜也謂婦人之歸無踰時者如桃之盛也孟子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男女淫奔則非正矣夫妻反目則多鰥寡矣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肅肅兎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兎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賦也兎罝兎罟丁丁椓杙聲椓罟兎罝之人而猶肅肅恭敬可見莫不好德賢人衆多矣糾糾武貌干扞也鄭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謂為盾為城扞城其民也赳赳武夫而可為公為侯扞城其民則又可見莫不好德賢人衆多矣莫賤於兎罝莫暴於武夫不忘

恭敬堪共患難其豈無自來乎中逵九達之道中林無人之地其肅肅則一此化之所感也好仇和好仇怨腹心制斷腹心赳赳武夫而又可為公為侯為天子好仇為公為侯為天子腹心之任此皆化之所感

毛以為兔罝之人即中林之武夫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興也托芣苢而言也采采非一采也芣苢車前宜懷妊所謂當道宜男草也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也掇拾也捋取也袺執衽也襭扱衽也觀此采采之辭言之不足而永歌焉樂有子之情可知矣古人為詩之妙因一物起一意而終篇無雜辭則芣苢是也因數物起數意而終篇多凡例則鶴鳴是也又其命意深長措辭簡易為之者無費辭誦之者有遺味韓文公所謂舂容乎大篇寂寥乎短章大篇舂容而未嘗有餘

也短章寂寥而未嘗不足也此篇與螽斯桃夭兔罝

純言其報也若樛木詩中總具先施後報之意蓋言

后妃能如樛木之垂則衆妾有葛藟之纍君子得福

禄之安不可不頌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

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

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

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

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比也南有木可以休息喬而上竦不可休矣亦猶漢上之游女不可求也貴者深宮固門賤者執筐行饁故容有游女漢與江皆可泳可方廣而大永而長則不可泳而潛行方而筏濟矣翹翹然錯雜之薪言刈其楚謂欲采取其尤翹翹者言刈其蔞謂采取其草中之翹翹者以比求女者之情言秣其馬又言欲于游女之歸欣欣然願為之執鞭若曰之子于歸我其

為秣馬乎之子于歸我其為秣駒乎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既而知女子不可求則曰漢之廣不可泳矣江之永不可方矣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言婦人遵循彼汝水之墳涯水涯若墳故曰汝墳伐其木之條幹與其斬而復生者或躬其事或托之物

未見君子惄如朝飢之思食既見君子知其已反不遺棄我而死亡于外其思則愈魴魚頳尾魚勞尾赤言魚尾赤如王室之猛烈而君子之勤于征役矣雖則如火君猶親王室猶民之父母甚近而不可避也君天也父母亦天也天其可違乎此婦人閔其夫而勉之也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失載

名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鵲之營巢冬架春成而鳩乃居之鳩不自營其巢而因鵲之成巢比比也比夫人之起家而配君子也之子于歸夫人之未嫁也百兩御之謂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衆有百官之盛也以夫人儀物之盛配國君爵位之尊能如鳲鳩則有夫人之徳矣方有

之也將送也盈滿也成成百兩之禮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蘩皤蒿也于沼池沚渚采之助公侯祭祀之事薦之于豆山夾水曰澗宮廟也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祁祁舒遲也還還歸去事有儀終始如一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髮髢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比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蟲鳴螽躍有相從之義言大夫之妻一意以從大夫當如此也未見君子君子行役未歸之時則憂心忡忡

惙惙然而傷悲既見既遇我心降下悦服而夷平矣

陟南山而採蕨薇未必躬升山林之險也感時物之

變因蕨薇之生駕言採取以寓其思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濵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

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釡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名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

名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名伯所説

蔽芾小貌甘棠杜也翦去伐擊也茇草舍也憩息也
說舍也拜言拔也召伯聽訟偶憩此木之下愛其人
思其木而為此詩也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
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
速我訟亦不女從

厭浥濕也行道也豈不欲早夜行道乎畏其多露故

已于行速召也獄者埆也因證于埆核之處核實道理未定未決係之圜土不女從者終不棄禮而從強暴之男也畏露而不行畏禮而不安動也誰謂女無家女猶汝也汝謂強暴之男也誰謂汝無求我之意乎汝有求為室家而不以正合之意我于疑似爰有獄訟之爭雖速訟獄而終不強暴之從此婦人女子之斷以正也凡婦人女子之斷以正亦恃乎訟之利見大人也雀角鼠牙疑似之意于其疑似謹微辨正

此易之貞固也且夫見金夫不有躬則無攸利矣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則反常矣無攸利者無往而利也反常者反歸乎常道也行露之女貞而不字以待反常者也非見金夫而不有躬者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大

夫羔裘以居公公門也委蛇行可從迹也鄭云委曲自得之貌革猶皮也緎縫也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羔羊素絲不專主乎節儉乃大夫之常服節儉之風寓于此矣退食自公者入公門則惴惴祗栗出則少舒矣然委蛇委蛇此乃心廣體胖無愧無怍石氏家居常如上前齊桓下拜不違咫尺之義也正直之風寓乎此矣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

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聞靁聲之殷殷在彼南山何此君子適居此復違此而莫敢遑暇休息居處乎閔其勞也以君子之信厚從于王事奉乎君命歸哉歸哉為臣之義未得歸此勸以義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嘒微貌三心五噣四時更見心在東方三月時噣在東方正月時參伐也昴留也小星隨心噣參昴猶諸妾隨夫人肅肅疾貌宵夜征行也寔是也自知其禮命不得上同也雖進御有時而不敢怨且覬也不敢僭且驕也衾被也裯襌被一曰牀帳也猶若也自知其不若蓋尊卑之異宜也夫衆妾之所以能自服于

禮命者皆由夫人惠愛而引進之進之愈謙自服愈謹此所以為古者夫人齊家之盛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比也亦興也江之有汜有渚有沱大之有小也決而復入為汜水歧為渚小洲也沱江之別者彼江則有汜矣嫡則有媵矣江之為大汜之為小嫡之為尊媵

之為卑雖勤勞其敢怨乎之子嫡也嫡之來歸不以我而備數非不備數也無恩睦逮下之心焉猶不備也其後自悔而我以矣自悔而我處矣自悔而與我嘯歌矣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比也襛戎戎也唐棣移也肅敬也雝和也言棣華之盛
戎戎然猶王姬車服之美近于王后也王姬之在車
其可不肅敬雝和乎而觀王姬之車者又可不肅敬
雝和乎桃李與唐棣同比平正也齊一也平王之孫
下嫁齊侯之子緡綸也釣者以絲為綸比齊一諸侯
之子乃可娶此平正之王之孫也孔氏以為武王之
女下嫁齊侯姜氏或因此有詩要之為王姬立義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茁出也葭蘆也蓬草名也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君之一發鄭云戰禽獸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豕生一歲曰豵或云生三為豵于嗟乎乃可比騶虞矣夫人謹德國君好仁而一國之人莫不與仁也

邶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

教以遊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
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
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
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諸胡
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言汎然而流者是彼柏木之舟不以濟渡而與衆物
俱汎流于水中以與仁德之人宜用輔佐今乃不用
亦與小人並列于朝小人之用必亂邦也君子憂之

儆儆不寐如有隱痛之疾此憂之深非有酒遨遊所可釋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者鑒可度形而我心匪鑒不能盡度小人之情狀謂有兄弟同姓之親同僚之好可以據依而不知其不可溯言往愬反逢彼之怒耳我心匪石石則可轉我心匪席席則可捲仁人所守心正意堅豈枉道以從時威儀富而閑習不可選擇而簡去也憂心悄悄憂國而已見慍于羣小為讒誣以病我又從而侮我我静言思之寤覺之間拊心摽手國與身俱憂

也居諸語助曰兮月兮胡侵微弱孟子曰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如匪澣衣煩憒無容憒辱無照察也不能奮飛鬱陶無所發也仁人不遇于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綠兮衣兮綠衣黄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

如雨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燕燕鳦也其羽差池其鳴上下莊姜感所見以興言燕猶羣匹而戴嬀將離羣也歸歸宗也婦人送迎不出門今于郊外之野情不能已也此留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佇立

久立將亦送也陳在衛南仲戴嬀字也任者如周禮之任恤以恩相親塞實淵深也允塞廣淵聖賢之至德詩人美衛文公與莊姜送戴嬀皆以是言也温和而且惠順始終如一善謹其身此美戴嬀之辭也州吁立而戴嬀歸可謂能謹其身矣先君之思以勉寡人此稱其美而求教戒之辭也莊姜非不能歸齊也為先君之故義不可也故因戴嬀之歸而自勉以是與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

寧不我顧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毛曰日乎月乎照臨下土鄭曰國君夫人當同德齊意以治國乃如之人謂莊公也逝發語辭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亦謂莊公也何能有定寧不我顧二句謂州吁也冒覆也不及我以相好也先君如此州吁

胡能有定乎日始月盛皆出東方無良德音謂莊公也胡能有定俾我可忘其憂傷乎人之憂患疾痛未有不呼天呼父母者報我不述不循道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暴疾也笑侮之也戲謔不敬使我中心悼傷也霾雨

土也惠然肯來時有順心也莫往莫來終不順也悠悠我思母道也可謂温柔敦厚矣陰而雨曰曀不日不旋日而又曀也嚏跲也人體倦則伸志倦則欠欠𣢑𣢑跲居業反常陰曀曀暴若震雷我所以寤言不寐願言則懷于中也母子之間感通本無間莊姜猶反覆懷思也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鏜擊鼓聲也踊躍用兵喜兵也或從土功于國或理城郭于漕我獨從軍南行欲為土國城漕不可得怨辭也孫子仲謂公孫文仲告宋曰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兵凶事也不與我歸期憂心忡忡然有不還者有亡其馬者于何居處于何喪馬乎必于山林之下也契濶勤苦也鄭云從軍之士與其伍約死也

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恩志在相存救也執手與之約誓庶幾俱免于難于嗟濶兮不我活兮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洵遠也信仲也言遠去而不得仲其志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睆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自南者言風自南方而來樂于長養而物亦樂其長養也吹彼棘心棘難長之棘夭夭而盛以喻母氏之勞苦也吹棘而成薪則愈勞苦矣然亦非良材也喻母氏之聖善而我七子曾無一人令善足以安母心者曰有寒泉在于浚邑之下浸潤之澤有益于浚有子七人均被母育猶斯泉也母氏可謂勞苦矣睍睆然黄鳥之色又好其聲音有子七人曾莫能説其顔色順其辭令以慰我母之心而使之猶不能安其室乎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懐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因雉而有感言男女之怨思我之懐矣自遺伊阻是欲棄置其所思也伊語辭下上其音鳴聲相應也誠矣君子思之實勞我心君子謂其夫家也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路云遠何時能來乎望之也百爾君子

不知德行者猶言豈不知德行不忮害不多求何用不善乎泛告衆人意在宣公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壯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腰匏可以濟水匏尚有葉是未有霜而成實之時濟渡之處又有深涉未可以渡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

厲淺則揭矣而冒焉者或不顧也瀰深也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志于必進曰不濡軓傳意音犯鷕雌雉聲也雉鳴求其牡喻夷姜也軌車轍從車從九龜美反軓車軾前從車從凡音犯由輈以上為軓由膝以上為涉以衣涉水為厲謂帶以上韓詩至心曰厲說文厲字亦為砅履石渡水力智反又音例揭褰衣也雝雝鳴鴈鴈隨陽昏禮納采生用之六禮惟納徵用幣餘皆鴈旭日始出大昕之時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

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于已謂請期也氷未泮正月中以前也古者秋冬成昏九月霜降逆女正月氷泮殺止霜降婦功成而嫁娶行氷泮農業起昏禮殺于此周禮中春夏小正二月皆為期盡蕃育之法謂男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至二十皆得嫁娶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蕃育仲春猶可行此章言有禮也招招舟子將有濟也人涉卬否卬須我友猶有所待此章言有義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我

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習習焉和舒之東風以陰以雨陰陽和而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黽勉與君子同心不宜有怒葑須也菲芴也采葑采菲無以根莖或不可食而棄之德音莫違將及爾以偕老奈何中棄我行道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于門内無恩之甚誰謂荼菜之苦其甘如薺安爾新昏如兄如弟君子之毒已

也有甚于荼涇濁渭清涇以渭濁渭未甞濁也渭之清自湜湜見底安爾新昏乃不以舊室為潔而與之也梁以障水笱承其空而取魚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小弁古詩也而婦人誦之就其深矣方泭而舟船之就其淺矣或泳而或游之游浮水也泳潛行也何富何貧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則又不獨助君子以恤其家之有無也匍手行匐伏地不我能養反我為讐既阻絕我之德心猶

賈物之不售昔長育于恐懼之時鞠窮之際及爾顛覆盡力不問衆事難易既生既育家之成矣乃視我于毒螫我有美菜亦聚以禦冬月乏無之時昔者以我御窮今安新昏我不肯畜若矣洸洸而武潰潰而怒既遺我勞苦之事于初矣今若此曾不念我之來息時也思其始見禮接之厚此詩逶迤委曲真能道其國俗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式微式微

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毛以為中露泥中衛邑也式用微無也用此以處吾君而不為之驅除狄難是不有吾君也胡不歸乎胡為乎中露乎胡不歸乎胡為乎泥中乎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言濶遠而不相親以興歴時

之久物自微而大也前高後下曰旄丘呼衛之羣臣曰叔兮伯兮怪其何多日而不我救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蓋黎侯久寓于衛黎之臣子望衛之與之且以之歸也狐裘蒙戎言衣裘敝而毛不理匪車不東叔伯不與同也瑣兮尾兮之子流離如彼梟鷵之醜叔兮伯兮如盛服塞耳無所聞知也秦穆公送晉文以三千紀綱之僕古之與人者如此其周也邢遷如歸衛國忘亡齊桓可謂能救患難識者猶譏之而況于衛乎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兹之永歎

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毖然泉水亦流于淇淇水出相州林慮縣姬衛姓也泲禰地名祖而舍軷飲酒于其側曰餞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思嫁時也嫁已逺家況父母終哉問姑姊託言與之謀也干言地名脂脂車之牽也舝設車之舝也車不駕則脫其軸頭金回車言往疾至于衛不大有害也何為不可歸哉歸與出同流曰肥泉須漕衛邑也知其不可是以駕言出遊以舒我憂然亦未必出遊皆寓言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然終窶且貧貧無以為禮莫有知我之艱苦者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安其無可奈何而歸之命也國有王命役使之事不以之彼

必來之我其他政事一切埤益于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讁責也亦責我以獨勞而貧困之意敦厚也鄭云猶投擲也埤厚也遺加也摧者刺譏之言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寒涼之風雨雪雱盛喻虐也有惠而好我者將攜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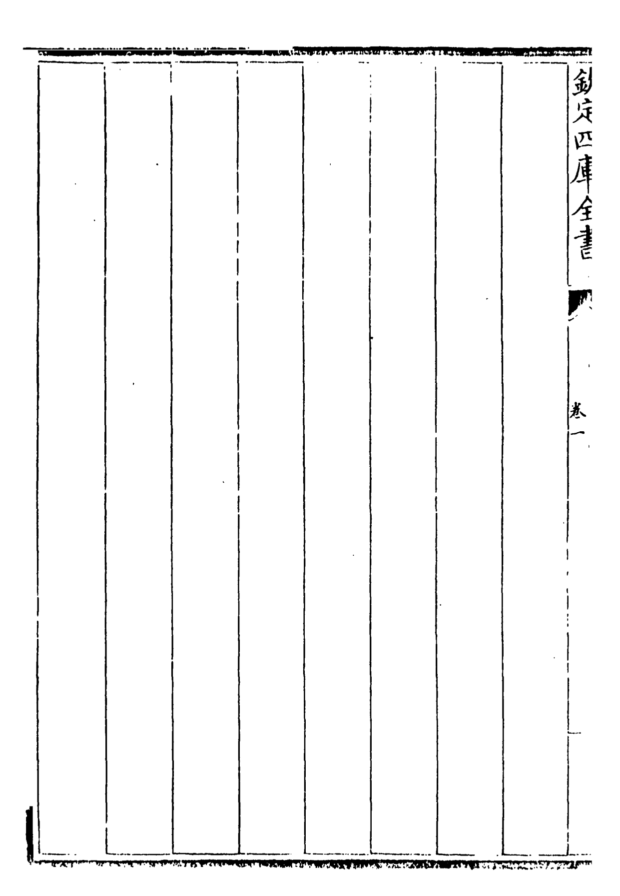
同行以歸之耳其虛其邪爾雅為徐字言可虛徐也
事急而可去矣㫫疾貌霏甚貌赤狐黑烏類聚之義
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其
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自牧歸荑洵美且
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自其邪者而觀之則此詩皆相悅慕之辭也自其正
者而觀之則此詩乃禮法之意也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泚鮮明瀰瀰盛貌燕安婉順之求乃得不能俯者洒高峻浼浼平地不鮮不善也不殄不絶嫉之之辭也魚網鴻離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養養憂不知所定也不暇有害言二子之不遠害也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講義卷二

宋 林岊 撰

鄘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髧兩髦之貌髦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內則子事父母總拂髦禮世子

昧爽而朝亦櫛纚笄總拂髦冠緌纓櫛者櫛髦纚韜髮笄以簪約之又著總又拂髦振去塵而著之加冠又著緌纓又有端韠紳搢笏者玄端士服庶人以深衣端謂命士以上命士以上父子異宫崇敬也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注有笄者屈組為紘無笄者纓而結其絛然則此冠言緌纓無笄矣或纚而笄加冠也髧亦為紞髦亦為鬌子生三月翦髮為鬌兩以夾囟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用髮為髦以象之順父母幼小之心既殯脱

之玉藻親沒不髦纚色蟹反又色綺反儀匹矢誓靡無

之至也特匹也韓詩曰直相當值也慝邪也諒信也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

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

也言之長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

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牆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鄭曰中冓宮中所冓成未

必是漢梁王共傳應劭注材冓在堂之中顔云舍之

交積材木處也襄除也詳審也韓詩作揚字長惡長也讀抽也去茨傷牆使人不欲埽也誦言醜國使人不欲道也取義在于不可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顔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副后夫人首飾編髮為之笄衡笄珈以玉加笄飾之最盛者鄭曰如令步揺之上飾飾之所施有六不可知委委行可委曲蹤跡佗佗德平易山無不容河無不潤韓詩云德之美貌鄭云行步有儀長大而美舉動之貌如山如河然非徒佳麗美艷之謂内有其德外形于貌也委於危反佗待何反鄭説象服揄翟闕翟象鳥羽而畫之三翟皆刻繒為翟雉之形揄音遥又為褕翟又為

狄王后第二服曰褕狄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狄而下
如王后馬毛云象服尊者所以為飾又于其翟注云
羽飾衣也豈亦謂此與追師掌王后首服一曰副攢
首也若漢步揺從王祭祀二曰編編列他髮為之若
假紒以告桑三曰次次第髮長短髩他髮與巳髮相
合為紒所謂髲髩以見王也追師追衡笄為副之飾
注王后衡笄皆以玉為之唯祭服有衡笄垂于副之
兩傍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編次為之副及衡笄與珈

飾惟后夫人有之所以别尊卑玼鮮盛貌翟雉也孫

毓云羽施于旌旗蓋則可施于衣裳附人身動則卷

舒恐非可以羽飾髮長而美且黑如雲不用髲而自

潔美髢徒帝反髲皮寄反編蒲典反紒音計追丁回

反紞丁敢反髢一名髲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

髠之以為呂姜髢是也玉瑱塞耳充耳琇瑩是也象

骨搔首所以摘髮因以為飾佩其象揥是也瑱吐殿

反揥敕帝反孔云瑱實如天審諦如帝祭服則德當

神明展衣則德配君子揚目上廣也晳面色白晳也
且語辭展衣以丹縠為衣絺之靡者為縐精曰絺麄
曰綌縐蹙蹙細靡者絺以葛為之是當暑絏去袢延
蒸熱之服展衣以覆彼縐絺之上此毛説也孫毓云
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黄展衣赤褖衣黑右行
以為次褘衣象翬鳥褕翟象摇鳥鄭司農云展白𧝓
黄褖黑康成云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
鞠衣于先帝告桑事也闕赤褕青褘玄展衣之裏𡕥

則裏之以絺此以禮見于君及賓客之盛服也說文以瑳為玉色之鮮白展衣玉藻為襢字清者視清明也揚者眉上之美名因名眉目曰揚詩之美目揚兮傳曰好目揚眉眉之上眉之下皆曰揚目之上目之下皆曰清目上又為名毛云揚而顏角豐滿淑善也媛君子之援助也展誠也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

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唐蒙菜葑蔓菁沬衛邑紂都朝歌之地淇水名姜弋庸皆世族著姓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公子頑惠公之兄宣姜夫人也曰小君鄭云奔奔彊

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古者南面而治驗中星以正時角亢氐房心尾箕東方星也舉七宿之中星而言指心謂之星火舉東方之次而言則壽星析木大火是也而大火為中次夏

則中於南方十二次從可推矣井鬼柳星張翼軫南方之星也舉南宫朱鳥而言謂之星鳥而春則中於南方東蒼龍西白虎北玄武可推矣奎婁胃昴畢觜參西方星也舉七宿之中指其星昴而冬則中於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北方星也舉七宿之中指其星虛而秋則中於南方然觀星之法有昏中而兼言它方之旁宿者蓋有一時之中有一月之中一時之中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是也一月之中十月半而定星

中十一月初而壁星中是也月令曰仲冬之月昬東壁中此二中者皆於昬而中而奎婁胃昴畢觜參之中則或以昬或以夜或以夜半天氣之運則然當參乎甲乙丙之夜通乎孟仲季之月以觀之也定者營室也營室者水也左傳曰水昬正而栽北方之宿皆為水星十月夜之初昬水星有正中者爾非北方七宿皆正中蓋指乎定也詩曰定之方中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古人以此占土功之候也定星昬中而

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天下為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謂十月小雪時小雪者十月之中氣也定之體與東壁相連而北方又近乎西方故秋宵之中者冬猶可以覩其昏正也月令有昏中又有旦中昏旦之中不但指七宿或指他星或指旁宿惟堯典簡明四時但各以七宿之中驗之其精詳則付之人以旦占星亦有二說月令旦中謂南方也左氏所謂龍見而雩乃是角亢氐房心尾箕蒼龍之體夏之四月晨見

東方夫蒼龍之體仲夏之昬則中於南方而孟夏之晨又見於東方左氏又曰火見而致用是蒼龍之體心為大火夏之九月又次角亢而晨見於東方而占者觀之以致幹翰之用古人於中夜候星亦於晨旦候星於南方候星亦於東方候星不可不知也定之方中猶云十月始中也毛以為昬正四方鄭云與東壁連正四方是以四方解方字也舉中星則有可正四方之理孔又云正四方而中取則視之以正其南

因準極以正其北蓋本毛公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度日出日入以正東西之說也所謂揆之以日者孔之正義曰此度日出日入謂度其影也故公劉傳曰考於日影是也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影為規識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晝參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也賈曰四角四柱繩以正柱柱正去遠以水平之法望而知地

高下平高就下乃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於此柱之四角四中以八繩縣正之繩皆附柱為正視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日出日入之影其端則東西正也賈曰以繩測景之兩端又為規以識之者為其難審也自日出而畫其影端以至日入既則為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賈曰以繩取景之兩端一匝則遠近定東西審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影最短者也極星謂

北辰也是揆日瞻星以正東西南北之事也如匠人注度日出日入之影不假於視定視極而東西南北皆知之此傳度日出入以知東西視定極以正南北者考工之文止言以正朝夕無正南北之語故規影之下別言考之極星是視極乃南北正矣但鄭因屈擨度之繩即可以知南北故細言之與此不為乖也朱氏曰植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正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賈疏周禮天官又云水

平之法在地曰槷以繩縣於槷上然後從旁以水望縣即知地之高下而平之又云置槷以縣者既平得地欲正其東西南北之時先於中正一槷恐槷下不正先以縣正之乃視以景謂於槷端向日出晝之以至日入即得景為規識之規之交處東西正兩交之閒中屈之以指槷知南北又晝參日中之景夜考北極之星乃審其說尤明又䟽匠人曰天文志夏日至立八尺之表大司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在上臨下

最短本鄭注日中之景最短者也然則匠人之臬所以平地正四方求一城一國之中而大司徒之土圭求天下地中之法鄭賈疏尤詳曰周公攝政四年欲求土中而營王城以土圭尺有五寸者度日景夏日至晝漏半表北得尺五寸景正與土圭等即地中其度日景之時置五表潁川陽城置一表為中中表南千里又一晝漏半得尺四寸為短中表北千里又一晝漏半得尺六寸為長中表東千里又一晝漏半中

表景得正之時東表日已昳矣故云景夕多風中表西千里又一晝漏半中表景得正之時西表日未中仍得朝時之景故云景朝多陰不堪置都冬至夏至皆可度日馮相冬夏致日考工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凡景一寸則地千里日景於地而差一寸潁川陽城地中而定洛者通在畿千里之内也武王遷九鼎於洛欲取河洛之間形勝之所周岐鎬在五嶽之外欲均其政東行洛邑謀天子之居宫室通言也若别言之

則宮爲廟室爲居室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諸侯蓋爲衛城其城文公於中營宮室也榛栗椅桐梓漆六木大栗小榛篡實餘四木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豫備也郭璞曰椅即楸也疏理白色而生子椅梓實而桐皮桐梧桐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皆琴瑟之材也種用者於十年之後升彼漕虛地有故墟高可登望左氏晉侯登有莘之墟望楚丘與堂邑測日景於山與京如既景乃岡是也

丘者自然之高京或人力成其大阜楚丘西有河東有濟降觀于桑察其地勢宜蠶可以居民又加卜焉終焉信善僖三十一年又遷于帝丘詩蓋言徙居之初人謀臧龜筮從也毛氏曰建國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誓山川能說鄭音說又音述述讀如遂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靈善也靈雨既落命彼主駕之官倌明星而速駕舍

于桑田勞勸農桑春務也匪直也人其操心誠實而淵深無所為而不成以馬言之騋七尺以上者與其牝者有三千之富矣三千成數也左氏曰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晚年乃三百乘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則虹見東方隮者升也鄭注眡祲十煇云隮虹也煇總謂日光氣也隮日光氣之一蝃蝀亦日光氣故鄭云然嘗論云日西而東虹陰居陽位其可醜乎日東而虹西陽正陰從其所謂和乎女子不常在家有適人之時不能待時而自防以禮不醜于人不畏于天也國人之能誦此語其畏義而從化也可知矣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相鼠有齒

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此儆戒之辭也鼠卑汚可惡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孑孑特出之貌干之首有旄有羽旄牛尾也羽者夏翟之羽也有虞氏以爲緌後世或染鳥羽曰夏采旄注于干九旗皆然言旄舉其所注也言旟舉其鳥隼曰旟見其龜蛇曰旐之類言旌則亦舉其所注也九旗各建之車後言衛之臣子來就見賢者于浚之邑外又于其下邑又于其都城其好賢愈篤也素絲束帛也紕者織之疏組者織之密祝者織之成而斷之良馬四之五之六之者言其以是好賢禮之益加也

賢者則曰彼姝美之臣子我將何以畀予何以告語之乎其亦復之以善道或曰不必厚幣良駟以為交卿大夫士之旄旌與其轡乘遠就郊坰而隱約之賢固已心樂之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

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言則馳則驅歸弔衛侯驅馬悠悠曰至于漕乎此所欲也今徒有大夫之跋涉我心則憂矣許人不以我歸為善則我終不能旋反旋濟于衛矣視爾用心未善我思不能遠絶閟閉也夫人之所謂善許人之所謂未善也許人之所謂未善禮義之所謂善也其言雖不滿于許人其心則從于義矣升彼偏高之丘采

蝨以療鬱結之疾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我之思歸
為宗國也許人尤之以為未善其幼穉乎其狂惑乎
不滿之言辭也我行其野涉芃芃之麥而控告于大
邦以為宗國援抑所顧也今許小國而不能救他有
大邦而我無由躬控之誰所始而因誰所終而極乎
大夫君子無我過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是夫人
決欲一往弔其宗國而謀之大邦也然寧畏義而不
歸當是時大邦莫如齊齊方圖伯聞斯言也率諸侯

以城衛其有感于載馳之義乎

衛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毛以淇水奥隈之地有緑有竹皆草也漢書淇園之竹則為美竹矣猗猗美盛青青茂盛如簀盛密匪文章貌考工記曰且其匪色必似鳴矣舉竹以興武公之文章也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比其善學而自治也大學曰瑟僩恂慄赫咺威儀皆自修之實也終始言有匪君子此所以為文章之成也故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充耳天子以玉諸侯以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皮弁玉合縫其中謂之綦天

子五采玉十二諸侯玉用三采而璂飾七礫礫而處
狀如星也言服飾以見威儀亦自修之意也三章言
如金錫之煉而精如圭璧之性有質成德之事也寬
洪裕綽開豁較車之兩輢上出軾者毛氏曰重較卿
士之車言稱其服且稱其車卿士者諸侯入為天子
執政之稱也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言雖戲謔而不為
虐是能以禮自防矣虐者過甚之謂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

碩人之過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言賢者成其槃樂于夾水之澗此碩人之寛綽而寐覺之間永陳不忘君也曲陵曰阿過寛大也弗過念不得入君之朝也高平曰陸軸槃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弗告者直言其不得以善道告君也人有不得于君則怨懟其君者小人也其君之不用而念念不忘君者君子也孟子曰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猶足

用爲善莊公聞此庶其惜然于心乎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頎頎然碩大也毛曰衣錦尚

褧襜為其文之著鄭曰尚褧尚之以禪衣禪音丹褧字說文為檾枲屬也夫人翟衣此言衣錦取其文也齊子衛妻得臣之妹邢侯之妻莊姜之姊妹也譚公與衛莊相謂為姊妹之夫也然則齊三女一適衛一適邢一適譚矣言其族姻之盛也手如荑之新生膚如脂之凝領如蝤蠐之白齒如瓠瓣螓首廣額而方蛾眉眉之自然也巧笑倩兮口輔之好也美目盼兮白黑分也容貌所宜親也敖敖猶頎頎也舍于近郊

四牡有驕朱幩者以朱纏馬鑣鑣銜外鐵也一曰扇汗一曰排沫朱以為飾鑣鑣而盛又以翟羽飾車且為茀蔽以朝國人樂莊姜之賢凡衛之大夫朝者皆早退無使君之勞倦以君夫人新為配耦也河水洋洋而盛大北流活活然所施魚罟濊濊然大魚網目大也鱣鯉也陸曰黃魚長二三丈也鮪鮥也似鱣大曰王鮪小曰叔鮪發發盛貌葭蘆菼亂揭揭而長庶姜盛飾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有朅武壯也鄭曰此言齊

地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為不答夫人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

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蚩蚩質厚丘一成爲頓丘復關望氓之來也龜卜蓍筮體兆卦之體上二章序奔誘之情下序困而自悔桑落喻色衰棄背不以禮義相求而以顔色相慕豈能久哉

自我歸爾以下怨其夫之見棄也帷裳婦人車爽差也靡室勞矣不以室家之事為勞也言既遂矣謂可終久無它乃至于見遇之寢薄兄弟知之其笑我乎我躬自悼傷也及汝偕老初心也老使我怨淇與隰猶有陂岸君子乃放恣其心不可恃乎我為童女未笄結髮之時與女言笑晏晏而和柔信誓旦旦而懇惻奈何不念復其前言已焉哉不可奈何之辭也私奔者可以戒矣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源在左淇

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支葉言柔弱也觿以解結雖佩觿而君人之能非我所知言不稱也毛謂容儀可觀佩玉遂遂然垂其紳帶

悸悸然有節度鄭謂佩容刀與瑞德不稱服韘以彄沓手指能射御則佩之甲長也魯昭公知儀而不知禮識者譏之惠公之佩服近于有儀矣童子猶言有童心也

誰謂河廣曾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誰謂河廣一葦可杭小船曰刀言欲渡則雖廣可狹也

誰謂宋遠跂足可以望見行不終朝可至然而不渡河者知其不可渡也不往宋者知其不可往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綏綏匹行絕水曰梁深可厲之旁曰厲裳以配衣帶

以束衣服也詩人託興于狐之匹行謂國之男女曾無成其室家之禮舉衣服之未備以言之所以刺時之不能行古者殺禮之義是上之人之過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瓜楙可食瓊玉之美者一曰赤玉琚佩玉名瓊瑶美玉一曰美石瓊琚玉名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

行木瓜之投而瓊琚之報寓言也匪報永好謙辭也

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揺揺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宗廟宮室之地也靡靡遲遲也揺揺憂無所愬也

不知者謂我何求久留不去悠悠遠意尊之曰皇天

元氣廣大曰昊仁覆閔下曰旻自上降鑒曰上據遠

視天蒼蒼然曰蒼爾雅春蒼夏昊秋旻穆秀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

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

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

飢渴

鑿牆而棲曰塒雞栖塒牛羊下牧地皆日夕之期也佸會也雞棲于杙為桀括至也苟無飢渴憂其飢渴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陽陽毛曰無所用其心簧笙也房謂房中之樂也君子俱在樂官之任其且樂此而已陶陶和樂貌翿纛也翳也謂羽舞也敖燕舞之位也賢者隱于下寮而

不察所謂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然世之人君或有用方正以從田獵用君子以備樂官曰吾將以親近之也而不知尊賢師善之道不如此以法家拂士之責自任者亦不當如此二者胥失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激揚之水不流束薪言弱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是王室之弱不能令諸侯而使周人遠戍也古者鐵兵不輕出況東遷之始乎楚木也蒲草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之蓷始也乾者而暵矣中也脩者而暵矣又終

也濕者而暵矣言世道之寖衰也有女見棄于夫而離別慨然而嘆遇人之艱難條然而歗遇人之不善啜其泣矣何嗟及矣無所致其嘆也咸恒之義豈可以安平而嘻嘻凶難而相棄哉司徒之教于是廢矣

周其衰乎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有兎爰爰雉離于

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有兎爰爰樂也雉離于羅憂也鄭云有所緩者有所聽縱也有所急者有所躁蹙也譬生之逢時與不逢時者我生之初庶幾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庶幾于寐而無吪動不見不聞哉罦覆車也造為也罿施羅車上曰罿庸用也無用見此聰聞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

他人母亦莫我有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緜緜長不絶之葛藟在于河水之厓以河之潤而能生也刺王之不能恩施九族耳遠其密親而謂它人以為父終亦莫我顧耳此天下之至情也涘涯也漘水隒也魚檢反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葛爲絺綌蕭供祭祀艾療疾采者積少成多君子之
懼讒以爲一日不見于君如三月三秋三歲之久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大車啍啍
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天子大夫之車行聲檻檻由子男而入爲大夫者毳
衣衣繢裳繡皆有五色青者如菼騅又作萑蘆之初
生也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鄭云

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而聽訟子大夫也哼哼車遲貌璊者木之赤苗玉赬色如之生則異室死則同穴言正位乎内外而偕老以同歸也指日以為誓此古者室家之常理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有麻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留大夫氏子嗟子國其字也丘中之有麻麥李實而

賢者隱約乎其間周人之所思也將其來施施舒行之意來食不屑棄我也貽我佩玖石而次玉黑色者好我也

